

宋明理學與佛法的融會

黃公偉

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在輔大「大千學社」講

(一) 前言

主席，諸位同學：

承貴社一再邀請，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爲的是本人教課忙，俗務羈身，三月三日到東海大學「覺音社」講示歸來患染感冒，累月方愈。故爾無力執筆寫講稿。同時貴社主席所提及的理學與禪宗，我也覺得這個主題太專門化，恐非具中國哲學較好基礎，不足以聆受。然而，既已言定，我也不便改動了，那麼我就此題畧抒其梗概，限於時間，只好長話短說了。

(二) 兩宋佛法宗派之合流入禪

一般說來，佛法傳入中國至六朝而一枝獨秀，佛道合流，至盛唐而創立宗派，盛極一世。但經晚唐「會昌」破佛而頓衰。天台與禪宗本爲中國所獨倡，俱宗般若，華嚴與法相淨土三宗在盛唐均著高超之創見。此不俱論。由五代傳於北宋，由於教下四宗典籍湮沒，故只有禪宗川流不息薪火未泯。此亦習禪簡便所致。山崖水濱隨時可爲道場。然北宋儒道興起，尤以道教爲國教，故而佛法處於在野地位，居士之業由之大行。文學辭章之士，多以居士名，詞人詩人之業，咸以禪詩禪機勝，如嚴羽（滄浪），范石湖一類人不可勝數也。歐陽修，蘇東坡之詩文往往入佛合道，佛道雙修由來久矣。而又不捨於儒是爲三教合一之勢。自佛法宗派言之，華嚴，法相之學較淵博，天台淨土之說並外流入禪。由

之，非唯提高了禪宗的學術地位，時淨土與道教結合，念佛往生淨土之業，信徒極衆，尤擁有廣大社會羣衆基礎。所謂「禪淨合一」說，即爲「淨土禪」之所本。由是而下，宗門之學，無不以淨土禪爲主，天台禪次之，禪宗之遞傳，也雜而不純。本來天台禪本於法華經以「止觀」爲本，是時而兼淨土念佛，一念三千，主「觀行」兼重「淨土行」，此由禪淨合一所生之新趨勢，反映禪宗末流，非復圭峯「宗密」，青原「行思」，南嶽「懷讓」之本來面目，遑論六祖？天台禪如「高論」尊者，「淨光」、「寶雲」、「法智」，旁出如「遵式」，「仁岳」亦非純天台宗。況又有「山家」與「山外」之爭。北宋華嚴，法相三宗用是幾無立足餘地。蓋有由來。傳至南宋，禪宗已有三代，如長水子濬，淨源，義和等家殆即主導一時人物，對理學產生影響。蓋程朱學派接近相宗以排空宗，此三教合流之局仍在佛道之間，儒則蕩漾往來其中。^①

我們所以說，兩宋禪宗，承祖師禪一派而流傳，雖盛行一世而氣象遠遜於唐代。由江西青原「行思」所傳來者有三宗，即「曹洞宗」，其特色爲「穩健綜密」。有「雲門宗」以「簡潔明快」名，有「法眼宗」以「中庸篤實」稱。均不及南嶽「懷讓」一系的高明。如「臨濟宗」之「機鋒峻烈」，有「滄浪宗」之「體用圓融」，在傳法上，特露突出之妙法。是謂「五家」。加上黃龍「慧南」，楊歧「方會」又稱爲「七家」。師徒相傳之盛，不下於有唐而流於公式化。如南宋之大慧杲禪師，臨濟宗之裔也，

（宋孝宗元年卒）著「碧巖錄」倡「看話禪」以「參話頭」，「接引」爲主，他啓示說：「得力處省無限量，省力處得無限量」，即重頓悟得道之義。他又說：「離諸喧諍，寂滅現前，具足神通，得心自在。要得大安樂境地，須是死一回始得」，可知所謂「一悟即至佛地」，此悟誠非易易。古謂法眼不如天眼，在「六神通」中，惟天眼通能離障成智，爲入佛之捷徑。凡夫位肉眼俗眼只見幻妄，非能離染，是故爲迷。天童「宏智」禪師（青原十三世）有「頌古百則」則倡「默照禪」以心傳心，以心印心，心照不宣。他說：「透一切色，超一切心，日如理如事，又作麼」？事理無礙智，即無事了。又云：「關開華岳連天色，放出黃河到海聲」，垂逝猶云：「夢幻空華六十七年，白雲煙波秋水連天」，只求心通而已。②

昔六祖惠能有言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」。又云：「衆生迷時結心成性，衆生悟時釋心成佛」。重在滅心見性。南宋天目禪師精於「易經」，時乾淳諸儒不闡道學，師與之遊，直示以「心法」，如朱熹問「毋不敬」，師以手示之。楊慈湖好佛問「不欺之力」，即答以偈云：「此力分明在不欺，不欺能有幾人知，要明象免全提句，看取升階正笏時」此即默照禪也。蔡沈言「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，得其心則道與治則固可得而言矣。何者？精一執中，堯舜禹湯相授之心法也，建中建極，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。曰能曰仁曰敬曰誠，言則殊而理則一，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。」（書集傳序）是程朱言心法，法相之心也。與禪家之離心止心滅心，非可同日而語者。③

（三）兩宋理學與禪宗之合離關係

理學由北宋周邵張程說起，宗儒道合一，而多外於佛。邵周之說易本於道，橫渠之說禮學庸，則由佛老返諸儒。其論宇宙本體，暗合佛法之說「有」。濂溪會師潤州僧壽涯，壽涯僧周偈云：「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爲萬物主，不隨四時凋」，即道心亦佛心也。小程子論性有「天地之性」，「氣質之性」。前

者通於理體，後者流爲性體。故曰：「性即理」。伊川云：「性之本謂之命，性之自然謂之天，性之有形謂之心。性之有動謂之情，此數者一也」。又云：「自理言之謂之天，自稟受言之謂之性，自存諸人心言之謂之性。」此科學的分析，分內外先後天生理之別，近於小乘法相的論心性五蘊法。然不相同。又云：「才稟於氣氣分清濁，稟於清者爲賢，稟於濁者爲愚」。故就知能而言則分智愚，就性而言則分善惡。由是，伊川指責佛法「理障」是把理我分爲二，以佛法爲誤。依華嚴「淨心法」言，他有取於相宗的有我論。橫渠由佛老入儒，其道德論與明道「大心」說同取於性空一面，深得佛陀「無生」之義。這是直觀哲學的發明，爲陸王所本。④

南宗朱陸之爭，亦即理學與心學之爭。空有之爭。程朱學派如朱子習佛於胡憲進士之後，又讀「宗杲語錄」亦受佛法影響。惟朱子依大學孟子論心法，用程伊川說，他說：「才者心之力，志者心之所之，意者志之經營往來」，而主「心統性情」，似屬重心法，實則不然。他認爲「天理仁義禮智之總稱，仁義禮智天理之件數」，以天理之性存於淨心，故朱子排禪宗之直觀而重格致之理性，他由慧而定，在知識論上未離於染界。所謂「格物者夢覺關」，由窮物理以破夢與法相近，與禪宗則不可同日而語了。反之，「直指本心，見性成佛」，禪家重破心相之染，以見佛性之常淨。這是不同的觀念差別，而陸象山則由「心即理」說出發，心與本體相通。即所謂「我心即宇宙」，由良知之心證入本體，心與天理無分界限，頓悟爲宗，契於祖師禪，必去心而後見真性，故朱派巨子陳北溪（淳）評之云：「禪氏把作用認爲性，今世有一種杜撰的人愛高談性命，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」，陸氏心體性用之說，正是如此。清人雷翠庭云：「夫性即理不必有人心道心之分，達摩所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。」體用合一，用由體見，故象山取於祖師禪。⑤

（四）明儒與佛法性宗的滙歸

首先，有明一代開國於僧伽太祖洪武十一年命「宗泐」如

圯」作「楞伽經註解」，「般若心經注解」，「金剛經注解」大發性空之法義為禪宗樹立風聲。永樂十年御製「大覺妙經序」，道衍（姚廣孝）作「淨土簡要錄」，又趨淨土禪。由是天台與淨土合流，祖師禪與淨土同歸，形成一代新思潮，如德清「憨山」大師，蓮池「株宏大師」，真可「紫柏」大師，智旭「藕益」大師先後都以禪淨合一之說名世。而純粹的祖師禪乃為之式微。

明代理學家結納佛法性宗者，前有陳白沙、王陽明，後有王龍溪，及泰州學派，而羅欽順則取相宗餘沫。白沙論「靜坐澄心」云：「佛氏教人靜坐，吾亦靜坐，定力有似禪定」又云：「捨彼之繁求吾之約，惟靜坐，久之見吾之心體隱然呈露，常若有物」，是猶如來禪也。他在「陽春台」深修數年，倡養靜去礙之法，多取小乘禪之「漸悟」，他說：「太虛師真，無累於外物，無累於形骸矣。儒與佛不同其無思同也」（與太虛書）羅欽順（整菴）則反是，依「性即理」說以拒陽明，他讀了唐人「真覺」禪師「證道歌」，研摩數十年，證得禪語，若合符節自稱「始了然見心性之真」，他指「楞伽經」所謂「五法，三自性，八識，二無我」是心而非性。但他評佛法云：「佛氏之學，有見於心，無見於性，」反證他並非真了然於心性之真。他說：「今人明心之說，混於禪學而不知，千里毫厘之謬，道之不明，將由於此，欽順有憂焉。」他斥陽明「動靜皆定」說，由理性論反直觀論，而不知陽明的良知論即頓悟法。其「四無」之教授於佛法之空宗。陽明云：「仁義禮智，也是表德，性一而已，自其形體也，謂之天，主宰也謂之帝，流行也謂之命，賦予人也謂之性，本於身謂之心」。（答陸澄問）又云：「良知者，心之本體，以其妙用而言，謂之神，以其流行而言，謂之氣，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，安可以形象方所求之哉」（啓問周道通書）此精氣神的生理固取於道家，而其明覺妙用則通於佛法之神通。此羅氏所以無傷陽明之學也。

自王龍溪、羅近溪（汝芳）而下均取陽明「四無」之義，而主頓悟。龍溪云：「無心之心藏密，無意之意應圓，無知之知體寂，無物之物用神」，即入禪了。他所指之「天根」，「天機」，不即是佛法性宗的神通嗎？由之龍溪說：「從頓入者即本體工

夫，終日競業保任，不離性體，雖有欲念，不覺自化」。實修實悟，「直把良知作佛性看」，其入禪處為錢緒山所不及。自是傳之泰州學派，以聞見礙道，積極倡越佛超祖之禪法，乃流於放任自由，清人由此攻王學，然此豈陽明所病歟。⑥

（五）結語

平心而論，宋明儒者言心性，殆為學庸孟子心性學說之擴充。而參以佛道空無之說，遂使三教合一，成為「新道統」的核心觀念。然就佛法言之，「禪定」（Samadhi）本屬「六度」之第五度。三學之第二部。由「戒」而入「定」，其前提為修戒，由定以修慧其目的在修智，此「如來禪」言「四禪八定」之由來。佛法說定以靜慮為本，成就道德意志，斷除欲界見惑思惑，是為三摩地。後世大乘空門說定，則立頓悟法門，由智修定，以達摩惠能為祖師，宗而人不契經，故曰「教外別傳」。蓋已超越佛法之規範矣。印度佛法不立禪宗，唯中土獨有，是為佛法中國化之結果。理學家習佛取於華嚴，法相者多屬「理證」，由心性分析法，以證真如。取於般若法華涅槃者，由佛性以言人空法空則重「心證」。六祖所謂「自性迷即是衆生，自性覺即是佛」。疑問品」又云：「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」。（機緣品）至於淨土，教宗以信為主，則在「身證」，「事證」，此為理學所不取。理學家論修養偏用自覺自律，防病多於治病，故陸王心學實較程朱理學為樂觀也。兩者各有利弊，清人襲自珍評破祖師禪之不當，並不能說是中道之言。⑦

① 參拙著「中國佛教思想傳統史」（六十一年松山寺版）

② 參同上

③ 參同上

④ 參拙著「宋明清理學體系論史」（六十年幼獅書店版）

⑤ 參拙著「人生哲學通義」（五十二年現代版）

⑥ 參同④

⑦ 參拙著「印度佛教思想體系論史」（六十一年商務印書館版）